

基于应用与创新的苏南传统民俗图形传承策略研究

吴锡平, 潘珩

(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, 江苏 无锡 214153)

摘要: 苏南在区位上以太湖为中心吴文化发祥地, 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,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。苏南传统民俗文化秀慧、智巧、素雅、细腻, 这些独具特色的苏南民俗民风图形与符号语言, 既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观念, 又传达着地域人们的思想智慧。如苏绣图案、苏式园林景观元素、惠山泥人、南京剪纸等等, 这些活跃于民间的民俗文化, 成为寄托情感、诉诸信仰的重要方式, 也为当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不竭创意源泉。

关键词: 苏南; 民俗图形; 应用与创新

民俗图形具有地域性, 与其地方习俗、历史、文化、经济关系密切。苏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, 凭借太湖流域丰富的水域、自然、气候条件, 逐渐形成并孕育出素雅、细腻、秀慧、智巧的吴文化。如在渔牧农耕、蚕桑织绣、祭祀礼仪、起居饮食等社会实践活动中, 以地方民俗文化为特色的图形符号, 或具体、或抽象, 成为我国当代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翻阅民俗图形的演变历史, 传统民俗图形在“图必有意、意必吉祥”等理念下, 将民俗图形与人们对天、地、人、山、水、木等基本素材进行融合, 来展现传统地域民俗文化。事实上, 传统民俗图形本身凝炼着地域民众对生活的热爱, 对生命的眷顾, 对传统美德的敬重, 对和美团结情怀的追求。苏南民俗图形与其民俗文化息息相关, 并成为构建当代文化生态,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。不过, 在对苏南传统民俗图形的传承与发展中, 误用、乱用、错用的尴尬, 脱离了传统民俗图形应有的文化旨趣与意蕴, 也丧失了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。为此, 本文将基于苏南优秀传统民俗图形的典型应有与创新, 力求更加客观、详尽的挖掘苏南民俗图形的发展规律、传播特点, 对其进行系统性辨析和研究, 来促进苏南传统民俗图形合理、规范、科学发展。

一、精彩绝伦的苏绣: 见证了姑苏的繁华与美誉

自 2006 年, 在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, “苏绣”赫赫在列。苏绣是苏州重要的传统民俗文化, 而苏州的镇湖独夺“中国刺绣之乡”的美誉。苏绣是苏州工艺美术行业的一朵奇葩, 其图案风格秀丽、色彩文雅, 尤其是在针法技艺上复杂多变、精工细腻, 更令其位列“中国四大名绣”之首。

(1) 无锡刺绣一枝独秀

无锡刺绣源于无锡本地的刺绣品种, 从属于“苏绣”也是“苏绣”的重要发源地。无锡刺绣注重精微绣技艺的表现, 突出精细美感, 远看诗情画意、近看活灵活现, 其特色是针脚短、技术要求高、难度大、用针、用线、用料、用色严谨细腻。如清代无锡刺绣名家丁佩善用针、线、绢、丝来代替笔墨纸砚来创作无锡的秀美风光, 令人耳目一新。在工艺特征上, 无锡刺绣讲究精益求精。

在绣稿选择上, 以绘画图案为底本, 按比例进行缩放并运用到刺绣中, 来还原图案的真实美感。如《丝绸之路》双面精微绣, 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, 其底稿设计由顾青蛟大师担任, 赵红育、吴鸣文大师联合制作完成, 整个画幅气势恢宏, 人物、衣着、神态各异, 将古代丝绸商旅行进于大漠的场面进行了精神演绎, 也赋予了绣品独特而深邃的文化寓意。

在视觉呈现上, 无锡刺绣讲究均衡雅致的构图思维。如赵红育的《游春图》, 采用均衡对称式构图, 描绘了手执马鞭、踏春游历的古代女子, 两者居绣品中心, 以中轴线为基准, 以留白方式突出绣品的主体形象, 独具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。还有吴鸣文的《童子嬉春图》, 以童趣的生活情境来展现无锡的民俗生活, 放爆竹、玩花灯、嬉戏的孩童, 一人一景形态各

异，趣味横生。

（2）苏绣的跨界应用

苏绣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跨界应用，以姚建萍为首的“镇湖绣娘”，其参与制作的多幅苏绣作品，为苏绣艺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2004年姚建萍的《世纪和平—百鸽图》荣获中国民间工艺最高奖山花金奖，随后，姚建萍的《春早江南》走进人民大会堂；2011年姚建萍自创“滴滴针法”获得首例刺绣专利，融合了传统书法、壁画、篆刻、陶艺等艺术形式，使其成为新一代“苏绣”传统工艺传承人。在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实践中，姚建萍也从苏绣的不凡魅力展现中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，不断创新刺绣工艺技法，尤其是在当代服饰艺术设计领域，将刺绣传统技艺融入其中，将苏绣工艺推广到普遍的生活实践中。2017年电视剧《因为遇见你》一经播出，就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，特别是在剧中演员的苏绣服饰、苏式生活，让苏绣从工艺圈走向生活圈、大众圈，也给电视剧的播放带来了更大社会效应。据了解，《因为遇见你》网络点播量超过90亿次，而该剧艺术顾问由姚建萍担当，也为推动苏绣走向世界做出了卓力贡献。面对苏绣民俗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，姚建萍更是坚定了对苏绣文化的发展信心。姚建萍与腾讯合作，开发一款基于苏绣艺术的游戏产品，来展现“唯我国风”，其中，在游戏主题、道具、服饰设计中，多运用传统文化，尤其是以刺绣图案和形式来传播苏绣文化。

二、步移景异的时空幻境：展现苏州古典园林特色的洞门花窗

苏州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建设的文化遗产，如建于元代的狮子林、建于宋代的沧浪亭、建于明代的拙政园、建于清代的怡园、鹤园、耦园等等，都成为苏州园林的传统建筑典范而备受世界瞩目。洞门花窗是苏州园林建筑的一大特色，尤其是在园林墙面应用中，图形变换多样，层次分明，利用似隔非隔的空间错落设计手法，划分出若隐若现的园林空间感。

（1）洞门花窗的图形特色

苏州古典园林建设中的洞门花窗，不仅仅是建筑的一个形制，更是构成园林建筑风格与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，其所传递的艺术审美与独特应用功能，实现了装饰性、实用性的统一，更让洞门花窗成为苏州园林设计的一件别样艺术品。在形制结构上，洞门花窗变化多样，门有宽、窄变化，窗有长、方之别。以漏窗为例，有方形、横长、直长、圆顶等等结构，一是为了满足观赏需要，二是为了满足采光通风要求。

在花纹图案设计上，主要有几何体、自然形体、混合形体。几何体中有直线、弧线、圆形等变化，与传统彩陶纹样、青铜器纹样、砖瓦、刺绣、年画、剪纸等纹样具有相似性。在具体形态上，有单纯的方形、圆形，也有双葫芦形、石榴形、扇形、八角形等式样，其造型有的符合韵律体，如九宫格、米字格，有的符合单独纹样，填充纹样、自由纹样、角边纹样等。在漏窗形式上，还有别的变体方式，如橄榄景式、葵花式、夔式穿海棠式、菱花式等等。另外，在图形、图式结构上，除了自然图纹外，还有各类花卉图案，如梅兰竹菊、芭蕉、石榴、荷花等；鸟兽类有虎、云龙、凤凰等，吉祥纹有松、鹤、寿、喜等图案。

（2）洞门花窗的现代应用

从传统苏州园林的结构、形态、图案表现来看，洞门花窗造型优美，图案变化多样，极具文化内涵与艺术美学价值。在现代艺术设计，特别是在公共景观设计领域，更成为苏州地区独特的城市景观。如在苏州繁华街道，公交站作为城市交通主线，其站台设计引入苏州园林建筑风格，利用亭廊结构，歇山顶或硬山顶，屋檐设计为万字挂落，悬挂流苏宫灯，廊墙改为“吴王靠”方式，中间辟有漏窗洞门，避免了墙面的单调结构，也让候车者感受到流动的框景变化，增添苏州街道的文化艺术品位。同样，在苏州苏嘉杭高速公路两边的隔音带，通过镶嵌大小、间距一致的漏窗，既避免了隔音带的单调外形，又呈现了视觉美感；在交通标志牌设计上，苏州街道十字路口，悬挂漏窗式交通警示标识，外方，表面采用冰裂纹雕镂；街道铁护栏也运用漏窗图案，如宫式万字、灯景寿字等等，极富文化气息。

在公共建筑、旅游建筑装饰设计中,对苏州传统洞门花窗图形要素的运用可谓是百花齐放。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,整个建筑的最大特点是采用玻璃及开放式钢结构,用灰色花岗岩代替易碎的瓦片,彰显了苏州粉墙黛瓦的建筑特色。作为贝聿铭的封山之作,苏州博物馆新馆遵循“中而新、苏而新、不因循、不割裂”的设计思想,在营造竹影摇窗的意境中,运用多种取景框来增强园林建筑空间的层次感。在苏州竹辉饭店照壁设计上,中间设置圆形洞门,两边各辟有一冰裂纹海棠形洞窗,与宾馆前面的湖石假山形成对景。这一设计方式,可以从圆门看到山水小品,现代建筑隐约其中;从假山看圆门、漏窗,虚实相生,展现苏州洞门花窗的造型特色。

三、概括提炼与夸张变形:惠山泥人勃发出的生命力

无锡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,也是苏南传统民俗文化的代表地域。惠山泥人承载着吴地民俗文化的缩影,尤其是写意传神的民间艺术形式,更是中华民间文化艺术的瑰宝,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篇国家级非遗名录。在苏南,手捏泥人反映了地方文化习俗,特别是以惠山泥人为代表的民间艺人,在题材、造型、色彩、构图等方面表现出淳朴的乡土气息。

(1) 题材多样,民间习俗色彩浓烈

在早期的惠山泥人创作中,以民间传说、戏曲故事为题材,来表现民间生活的世俗文化。如我们熟悉的“大阿福”、具有辟邪的“春牛”、“老虎”,还有百姓们喜闻乐见的“寿星”等。惠山泥人在题材选择上较为广泛,也极具地域民俗特色。如京剧中的人物、昆曲中的角色,从泥人造型设计上来表现戏曲故事的精彩瞬间。

(2) 造型夸张凝炼,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

从艺术造型来看,惠山泥人借鉴传统绘画、戏曲文化、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,结合地域生活人物及心理动态,将喜怒哀乐表诸于泥人的造型上。手捏作为直接造型方式,有搓、揉、剪、捏、拍、印、挑、压、推等多种手法,简练处极简,夸张处极夸张。如“将军肚”、“小儿腿”、“美女腰”、“老人背”等,既直观生动,又形神毕现。

(3) 色彩运用巧妙,独具民族文化特征

从惠山泥人的用色来看,彩绘是其特色。在用色规律上十分讲究,如“从上到下,先淡后浓,先白后黑,头发最后”,涂色遍数“头色不过四,身色勿过三”,色调对比上“红要鲜、绿要娇、白得净”等等,这些极具强烈色彩对比的视觉效果,更具吴地民间特色。

(4) 构图方式各异,高低错落有致

从“手捏戏文”素材来看惠山泥人的构图结构,多由两个或多人组合而成,不同人物形态各异,高低错落、舒缓紧张变化有序。如根据不同主题,人物数量有三角形、四边形组合构图,也有对称方式均衡构图,还有非对称的人物呼应四构图。不同的构图方式,展现了作品的人物身份、形态、场景的变化,更具艺术感染力。

四、结语

苏南传统民俗文化丰富,多样,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沉淀、延续,也形成了苏南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。传统民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,在民间艺术家的探索、挖掘与实践中,将古老的民俗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中,也为现代艺术设计领域的创新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传统民俗文化是古代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,其丰富的文化内涵、艺术审美品位,与其民俗图形符号密不可分。通过对苏南优秀传统民俗图形的应用与创新研究,了解其发展规律,探析其源头民俗的历史文化演变形式,并将之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。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的体现传统民俗文化精髓,才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。

参考文献:

[1]陈岸瑛.从苏绣能否成为当代艺术谈起[J].艺术设计研究,2018(01):5-8.

[2]徐协.多重语境下无锡惠山泥人的传承与变迁[J].文化艺术研究,2017,10(03):154-164.

作者简介：吴锡平（1981-），男，江苏无锡人，讲师，硕士，研究方向：视觉传达设计；
潘珩（1978—），男，江苏吴江人，副教授，硕士，研究方向：艺术设计。

基金项目：2017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（专题）项目“苏南传统民俗图形的
传承与应用路径研究”（项目编号 2017SJB0841）。

